

浅谈《西洲曲》中的色彩艺术

李子歆 牛远南

(辽宁师范大学)

摘要:《西洲曲》是我国南朝民歌的代表作,它是中国最美的爱情诗之一,表达了无边的相思,扰动人内心深处的悠悠情愫。这是一首迷雾重重又美得动人心魄的诗,此后的许多唐朝名篇里都能看到它的影子。对《西洲曲》深入解读研究有助于我们熟悉了解南北朝人民的生活,也有助于我们学习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诗歌文化。本文着重分析了《西洲曲》中的色彩艺术,从诗歌所描绘的奇异草木等景物入手,探究诗歌情景交融的呈现,欣赏诗歌的情感表达。

关键词:西洲曲;南朝民歌;色彩艺术;情感表达

《西洲曲》作于南朝,见于徐陵编纂整理的《玉台新咏》卷五,在《玉台新咏》中写,《西洲曲》为江淹所写,但经过后来的考证,《西洲曲》事实上是民间流传的一首情歌。当时南北朝时期,前朝积淀的文学作品不多,其中民歌精粹者莫过于先秦时期的《诗经》,因而可见《西洲曲》也深受《诗经》的体例影响,全诗有8章,每章各有4句话,极具音韵和结构上的美感。俗话说,艳曲生于南朝。《西洲曲》清丽、曼妙、缠绵、自然,更多地反映出了南朝人民纯洁、真挚、美好的爱情生活,同时也代表着南朝民歌中的最高成就。

受到当时朝代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风俗、自然环境等不同方面的影响,南朝民歌呈现出许多其特有的、不同于其他朝代的色彩和情调。无论是先秦的《楚辞》还是《诗经》,其中都多见奇异草木之名,这种惯例到南北朝的《西洲曲》中仍有延续,只不过在西洲曲中,这些草木从抽象的名字转化为了更加具体的存在,其中多有色彩的隐现,也使全诗读起来更有画面感、更富有美学色彩,站在女子的视角表达了对情郎和往日甜蜜爱恋的不舍、思念和回忆。

全诗的景物构成主要有:西洲、梅、树、莲、飞鸿、楼、海,通过对这些字的解构,我们就可以发现,这些景物多和水、草木有关,像西洲、海即由水构成,而梅、树、莲则为植物的体现。可以说水是自然环境,植物是其中生物。除此之外,梅、莲子、飞鸿又是具有季节代表性的意象,由此形成的生态系统体现了古代先人们天人合一的思想,以及古代先民们与大自然朴素的联系。这种联系反映到诗中就是这些意象的铺排,而在这种铺排中,画面感骤然而生,色彩也作为画面不可或缺的元素被呈现出来。

分析诗中意象,我们可以发现,这些意象分为带有明显色彩感和不带有明显色彩感两种。其中首句“忆梅下西洲”中的“梅”就是粉色、红色或者白色的,而“西洲”则偏重于蓝色、绿色之属的冷色调。而诗的下一句“折梅寄江北”,也是“梅”与“水”的结合,把粉红色的梅花摘下,寄到长江的北岸去,呈现出冰冷水中一点红的情景。因此开头一句话,将“水”这个冷色调作为一种开屏场景,将读者还原到一种清冷的环境中,使诗中浅浅的忧伤感跃然纸上,营造出淡淡的凄清、冰冷、孤寂的氛围感。

同样值得我们细细赏析的还有诗歌的第二句话,“单衫杏子红”中直接点明的红色与“双鬓鸦雏色”中暗含的黑色。这句话直写了两种颜色,“红”与“黑”,这两种颜色出现在冷色的画面中一定是很突兀的存在,但在诗歌中却并不让人觉得突然。首先按照文学来说,尤其是唐以前的诗歌文学惯例,深受先秦《诗经》的影响,简短的起兴之后,就应该带人物出场,而“单衫杏子红,双鬓鸦雏色”无疑是在描写诗歌中的主人公。将主人公放置于先前铺垫的宏大寂寥的背景中,人物自然显得微弱渺小,因此在这里就需要在背景中凸显人物的存在。同时,也点明了女主人身处春天的季节特点。这时,“杏子红”色的“单

衫”和“鸭雏色”的“双鬓”都是浓重的颜色,结合上一句冰冷的水中的凄凉环境,起到了把人物从冷色调的大背景中凸显出来的作用,突出了人物的主体地位。

在诗歌的下文中,还反复提及了一个暖色的意象存在——红莲。第一次出现是在“出门采红莲”这句诗歌中,而这句话的前提则是“开门郎不至”。从开头到“门中露翠钿”一句,几乎全是描写性质的词句,尤其描写的是含有悲感、离别色彩的自然景物。而到了“开门郎不至”这句话,则彻底结束了先前意象的叠加和情绪、气氛渲染,来到了中心事件的叙述之中,诗歌的叙事部分也由此拉开帷幕。因此,“出门采红莲”这句话中的“红莲”就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“红莲”作为诗歌中最常见的鲜艳的暖色景物意象,会让人在先前所描绘的冷色的大背景中眼前一亮,而下文,连写六句采莲的相关诗句,可见“莲”是女主人公相思的实物寄托,饱含女主人公丰富深厚的内心情感。因此,诗人选择把莲设置为“红莲”这样一种颜色,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,象征着热烈、炽热和丰富的生命力,也是在大背景下突出闺中少妇的“思君”之情的一种特殊手法,表达了女主人公内心对自己情郎的爱恋,与清冷的意象铺垫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同时,到了深夏初秋的季节,用红色代表着莲子的成熟,符合时节的设定,也暗示了如火一般热烈的爱情。

红色之后,“绿色”又化身多个意象出现在诗的结尾处。“望郎上青楼”中的“青楼”是绿色,“垂手明如玉”中的“玉”是绿色,“海水摇空绿”里又直接点出了绿色。随着诗歌的不断推进,诗句中包含的色彩由冷色转化为了暖色,而到了诗的结尾,画面中的暖色调又在逐渐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诗歌首句中“蓝色”的水的清冷环境同为冷色调的“绿色”频频出现,不得不说,这是诗人在创作手法中色彩艺术方面的又一次自觉升华。通过冷暖色调的不断切换结合,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色彩丰富、情感深厚、生动真实的长篇爱情故事。

诗歌尤其讲究情景交融,如果说先前的“忆梅下西洲”到“门中露翠钿”是写景,“开门郎不至”到“仰首望飞鸿”是抒情,那么当偏冷色调的绿色的自然景物一点点渗透在画面中、和蓝色的清冷的大环境相互映衬的时候,诗的结尾就达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“情景交融”的境界。尤其是“融”,蓝与绿本身就是相近相融的颜色,同为冷色调,同样可以呈现出凄清宏大的环境背景。而结尾处“楼高望不见,尽日栏杆头”写景,“栏杆十二曲,垂手明如玉”写景,此后“海水”和“愁”,“西洲”和“意”交互出现,便是情景交融的最好体现。

总而言之,可以说色彩艺术渗透在《西洲曲》中,无处不在,支撑着诗的美感,也加强着诗的情感表达。冷暖色调交织下,使得平淡语言下暗含的情感变得错落有致,富含生命力。《西洲曲》构建出生动的南朝人民生活的画面,也深刻地诠释出幸福生活下男女间深深的爱恋,因此,它的艺术表达不仅耐人寻味,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